

赵增锴/
林承武

The background is a vibrant blue with a large, dark, textured sphere in the center. Surrounding this central sphere are several smaller, colorful spheres in shades of red, purple, and blue. The word "photo" is written in a stylized, blue, 3D font on several of these smaller spheres. At the top, two large, metallic-looking spheres contai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摄影" (Photography).

思维与艺术

中国青年出版社

摄影思维



赵增锴 / 著
林承武



艺术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摄影思维与艺术/赵增锴、林承武著.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ISBN 7-5006-3509-5

I. 摄… II. ①赵…②林… III. 摄影艺术 IV. J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4803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9 印张 2 插页 189 千字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14.30 元

一、摄影的创作艺术

1. 生活：摄影艺术的土壤

艺术来源于生活，它的起源便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不断向前发展，虽然艺术的内容、形式、种类与品种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和愈益丰富多彩，但社会生活仍是其惟一源泉。优秀的艺术作品是生活的镜子，它能真实、生动、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帮助人们认识社会生活。有些艺术作品表面上看是反映人们精神与心灵的东西，但归根结蒂，仍是社会生活的折光，它曲折地反映着社会生活。因此，社会生活是艺术惟一的源泉，应成为我们观察、把握艺术的一个基本点。

摄影，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尽管它有着自身的特殊创作规律，但其土壤始终离不开生活。因此，可以说没有生活，也就没有摄影艺术。

瞬间生活的艺术反映

社会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根柢，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惟一源泉。生活是源，艺术是流，一切文学艺术创作都是由生活提供的。文学艺术史上无数事实证明，没有生活这个源，也就没有艺术这个流，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文学艺术创作者要不断深入生活、熟悉生活、了解生活，才能为艺术创作提供条件与前提。

摄影是瞬间生活的艺术反映，随着摄影术的出现及其不断发展完善，这种靠着科学物化手段再现生活的艺术形式，更进一步说明社会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本源。一幅摄影艺术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主题、题材、人物、环境、线条、色彩、影调等，都是由实际生活提供的。即使是由线条、色调组成大小长短不一的画面节奏，也无一不是来源于波涛起伏、地势高低、季节寒暑更替这一大自然的种种律动。可以说，离开社会生活就没有摄影艺术。一个摄影艺术者，缺乏对实际生活的熟悉、了解、体验，就有可能造成摄影创作从主观概念出发，导致公式化、概念化，使创作成为对生活进行随心所欲的歪曲与伪造，是不可能拍摄出成功的艺术作品的。

生活是复杂的、流动的、千变万化的，不可重复的。艺术创作也不是被动的、简单的对生活的照抄或摹写，它是对

生活的能动的反映。因此，要使社会生活成为艺术，就需要发挥艺术家主观能动的创造性。摄影是一次性完成对生活表现的“选择”的艺术，要拍好摄影作品，摄影者就必须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在广泛细致的选择中，抓住面前正在发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只有这样，才能在迅速变更的生活面前，常拍常新。

生活中到处存在着美的事物，重要的在于发现它，而这种发现，是建立在对生活的亲身的深入了解、熟悉和体验的基础上。了解、熟悉，体验愈深，就愈有充沛的情感，愈能把握对象的个性与特征，其作品也就愈有深度与魅力。画家郭熙在论山水画中写道：“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为笑，夏山苍翠而为滴，秋山明净而为妆，冬山惨淡而为睡。”从中也可看出画家对山水性情的深刻了解与体验。为什么同样深入生活的创作者，有的能在生活中发现美，捕捉到美，从而创作出有着深刻内涵和美学意蕴的优秀作品



齐白石的虾

来，而有的却不能，究其原因与他们对生活有否深刻的了解与体验不无相关。著名画家齐白石擅长画虾。他画的虾，形神兼备、气韵生动，被人称为“绝艺”。他画过一幅《多虾图》，许许多多的草虾汇集一起，疏密有致，多而不乱。每只虾都是躯干透明，薄壳下宛有生命在搏动，虾须颤颤，似要跃出水面，有人问他画虾的“秘诀”是什么？他笑着回答说：“要每日作画，不叫一日闲过。”他引这位朋友到他画室，只见他案头摆着一大海碗，原来他经常趴在碗旁仔细观察、体验虾的动作、习性。发现虾在破水冲跃时，双钳闭合，躯干伸展，长须急甩于后；在轻浮漫游时，双臂弯曲，



徐悲鸿的马

长须缓缓摆动。就这样观察着，体验着，终于使他画出的虾，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徐悲鸿画了一辈子的马，也观察、体验了一辈子的马。为了画好马的各种形态，他不辞劳苦，三次去内蒙古写生，常常一连数小时蹲在马群中，仔细观察马的各种姿态，揣摩马的结构，观望群马奔驰的情景。他曾先后画了一千多幅马的习作。他说：“画马必以马为师”。他告

诉学生说：“不必学我，真马较我所画之马，更可师法也。”香港著名摄影家钱万里为拍好《雄鸡报晓》的作品（见图），他在家中养了许多鸡、鸟，种了不少花。每天都在同一块石头上给公鸡喂食，仔细地熟悉、体验它的生活习性，终于拍摄出佳作来。



雄鸡一唱天下白 钱万里摄

客观生活的万事万物是有其内在秩序与运动规律的，只有树立对生活的整体观念，深入把握生活的总体结构，才能从万事万物的各种微妙关系的隙缝中，捕捉生活中富有本质内涵和人生精义的典型事物，从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去发现其独特的美。

长期积累 偶然得之

古今中外许多优秀文艺家的创作经验表明，他们总是从多种生动、丰富的生活现象中，逐步积累起许多具体的，富有特征的人物、事物、景物、事件的素材，然后孕育成主题，从而产生艺术典型形象和作品的雏形来。这种生活积累与文艺创作的辩证关系，曾被概括为“长期积累、偶然得之。”

生活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任何艺术形象的创造，都离不开生活原型和具体形象的积累，生活原型和具体形象积累的愈多、愈丰富，典型形象创造的基础就愈雄厚，艺术创造的天地就愈广阔、自由。许多世界杰出的艺术佳作之所以能以鲜明、生动、逼真的形象，反映客观现实生活，表达艺术家的思想感情，描绘出时代的风貌，是和艺术家在生活中不断积累大量丰富的具体形象、生活素材的努力分不开的。“长期积累，偶然得之”是辩证地统一在艺术家创作的整个过程中。“偶然得之”必须以“长期积累”为前提和条件，“长期积累”多了，“偶然得之”的机会也随之增加，没有对具体形象、生活素材的日积月累，就不会有“偶然得之”的时机，离开了“长期积累”去追求“偶然得之”，只不过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可能存在的。反之，“长期积累”的多种多样的具体形象和生活素材，也有赖于

从现实生活中触发的“偶然得之”的机遇，就像堆满了多种燃料的仓库里，投进了一枝擦亮的火柴一样，把一切零星分散的人物、细节、事件、场景统统照亮，使之汇聚、凝结在由生活暗示的主题之下，联结成一个整体，从而创作出艺术的典型形象来。这种看来得之于顷刻的“偶然”，却是积之于平日的“必然”，它不过是长期积累的丰富素材和对生活的观察、分析、研究所得的感受，在一定条件下以“偶然”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有这样一种错误的看法，仿佛创作是靠一时心血来潮，而不需要在深入生活中不断积累形象和素材。许多事实说明，没有艺术积累与准备的摄影家，就像山野上拖着大口袋的猎人，胡同里捡拾垃圾的乞儿，碰到猎物就打，遇到破烂就捡，在创作上则表现为盲人骑瞎马，上阵就混杀，尽管稀里糊涂扫了几卷的“弹药”，却没有什么好照片问世。再说，摄影艺术的瞬间决定性，不可能在按动快门后还进行什么思索，那种人为地把呼啸前行的火车停下来，让拦惊马的英雄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还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想到什么的描写，既完全不现实，也根本不可能。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可能叫任何一件瞬间易逝的事件停下来，让你构思好了再拍摄，如果平日有了充分的素材、具体的形象积累，在流动的生活场景前面，一旦偶然吻合，便会产生出电流相撞般的艺术爆响的神功奇妙的结果来。

“长期积累”，贵在长期。因此，有志于艺术创作者，要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到生活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才能从中积累起丰富的、具体的、扎实的形象。不仅观察人物的外表，也探究人物的内心；不仅熟

悉人物的现在，也了解人物的过去；不仅注意观察人物本身，也注意观察人物生活的环境等等。只有经过这样的长期的生活积累，占有丰富的创作素材，才有可能创造出活生生的、富有个性和性格特征的典型的艺术形象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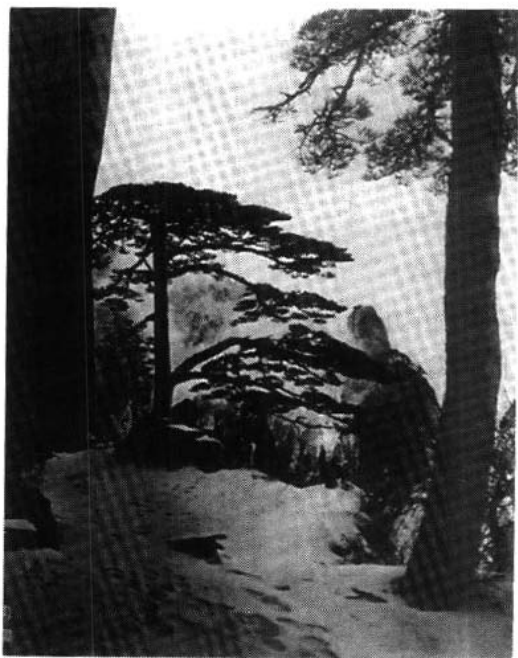
搜尽奇峰打草稿

明代画家石涛在《黄山图》上题：“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更令人注目的是他自己在印章上刻着“搜尽奇峰打草稿”七个字。

“奇峰”与“草稿”的关系说明着生活与艺术创作的关系，只有搜尽生活的奇峰，才能尽可能多的拥有生活素材，这样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才会生动和典型。如果生活阅历少，手下无“奇峰”，或搜集的“奇峰”甚少，形象思维的源泉干涸，又如何打好“草稿”来？

“搜尽奇峰打草稿”形象地说明了文艺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说明了深入生活、积累素材对创造艺术形象的重要性。古代山水画家游遍名川大山，饱览风光景色，从观赏不同山水的各自特征中进行比较，才穷形尽相，发现其互不雷同的美，才有“嵩山多好溪，华山多好峰，衡山多好岫”和“峨眉天下秀，夔门天下险，剑阁天下雄，青城天下幽”的绝句。

“搜尽奇峰打草稿”不仅是画家的经验之谈，也是摄影艺术家与其他文艺家创作的一条共同规律。古今中外，一切有成就的艺术家的精品，无一不是在汲取丰富的生活经验与大量可供加工、提炼的素材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善画马者，必然胸有千驥；要拍好一幅新颖、独特的艺术相片，需要摄



迎客松

陈复礼摄

影家深入对象的各个侧面，把握同一对象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形态才有可能。如香港摄影家陈复礼，由于多次深入黄山并进行独特的感受，才拍摄出与众不同的佳作《迎客松》（见图）。摄影家袁廉民自1972年以来就“扎”

在黄山，细心地观察黄山的松、石、云、水和山花在不同气象中的变化，发现了别人未曾发现的黄山美，终于拍摄出艺术个性鲜明的《杜鹃傲霜》、《华盖枝头》、《苍龙出岩浴斜晖》、《青松托起万重山》等佳作来。

灵感从生活中来

灵感是人类思维活动中的客观现象，是思维受到实践作用的一种折光，是思维活动中的一种质的飞跃。

艺术灵感是文学艺术家创作活动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与精神状态，是客观世界在形象思维中迸发出来的艺术火花，是一种瞬时的颖悟，遐想的闪光，是由形象积累、感情凝聚、文思贯通与技巧畅达结合所产生的心灵跃动，思维的激发与喷射，是文学艺术家潜意识中突然爆发的显意识。它有着启示、鼓舞、醒悟，灵气等含义。人们常常有这样的生活经验，有时静静地凝视着板壁上的斑纹或裂痕，会从中不假思索地幻化出生动的形象来：奔跑的马，蜷缩的蛇，飞渡的云，追逐的鹿、相斗的公鸡，大头的娃娃……。画家齐白石有一次在北京法源寺与学生聊天，偶然看见地上白色的石浆，其形恰似一只鸟，于是就地笔描成画，颇有天然之趣。各种艺术之间也有同样的情况，吴道子平生最得意之作洛阳天宫寺的鬼神，是在看了裴旻将军的惊险舞剑后一挥而就的。唐草书大家张旭说到他学书法的体会时：“我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音乐家贝多芬，少年时代曾伫立在故乡莱茵河畔，眺望峰峦起伏的七岭山，凝视冲出峡谷的莱茵河水，当他入神地欣赏大自然美景时，音乐灵感在心中萌动，他沉默不语，对着走到他

面前与他说话的人喃喃低语：“对不起，我正陷入美好的遐思，别打扰我！”舞蹈家邓肯也说：“我的灵感可以从树木、云彩、海浪以及介于热情与山岗之间和恬静与微风之间的共感得到。”京剧界老前辈盖叫天在静坐时，从袅袅上升的烟柱中获得优美舞姿的启发。许多大诗人、大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那种触机而发，遇景生情，顷刻之间获得优美的诗的意境与巧妙的艺术构思，写出或刚健、或柔婉、或绚烂、或平易的诗篇与史诗般的作品，也是常有的事。

艺术创作中这种看似近于扑朔迷离的现象是从何而来？它来自艺术的泉源——生活？还是来自心灵、头脑的东西？是靠艺术家的辛勤劳动与积累？还是艺术家一时的心血来潮？这是唯物主义文艺观与唯心主义文艺观在解析灵感上的根本分歧，如果按照唯心主义文艺观来解析以上的创作现象，就会引导人们进入迷宫，如果透过辩证唯物主义的“三角棱镜”，来进行观察、分析，这种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很神秘的现象，其实并不神秘。

画家齐白石之所以能从砖地上的斑痕中看出生动的鸟的形象，是由于他热爱生活与平日对生活现象观察的努力、敏锐与细致，由于他有着“为万虫写照，为百鸟传神”的艺术追求。齐白石老人随时随地注意生活中即使是极平凡细小的现象，不论是黄色葫芦上的小瓢虫，枯莲蓬上立着的小蜻蜓、树干上的蝉壳，沙洲上站着的鸬鹚等等，都逃不脱他那敏感的眼睛，都成为他进入画幅的对象或素材。由于艺术家平时注意并积储了极其丰富的生活形象，因此，当对象的某一方面与自己生活中的积储的印象、感受一经联系起来，就触发而形成新的艺术形象。如果齐白石老人没有平日对生活

的深入细致的观察，没有生活形象的积储与对生活的思索的努力，如果他没有“为万虫写照，为百鸟传神”的艺术追求，没有那种随时随地投入创造的艰苦的思想劳动，也就不可能从普通的石砖斑痕上看出鸟的形象来，这也正是一般人所不能获得的“秘密”所在。京剧老前辈盖叫天之所以能从袅袅上升的烟柱中获得优美的舞姿的启发，不正是他那锲而不舍、苦练苦思的勤奋劳动的结果吗？盖叫天说：“一个身段怎么才能出得来，做得美？只要用心琢磨，可以照着镜子比划，一回不行、两回，两回不行、三回，直到一万回，就能找到好看的身段。”由于这种不断揣摩、精益求精，时刻有新的追求的强烈的艺术创造欲望，引导着他去注意、关心极其平常的烟柱，从中妙悟出优美的舞姿来。

摄影艺术面对瞬息即逝的事物，要拍出好的照片，仿佛神秘莫测、可遇而不可求，要靠“灵感”的触发。其实，如果摄影者平时对各种信息进行分析、综合，对客观事物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就能把握机遇可能发生的时间、地点，也就变机遇为可求的事。摄影创作活动中的灵感触发，往往是作者富有的审美鉴赏标准和追求这种标准的创作欲望达到一定程度时相撞的结果，是长时期徘徊于潜意识中的表象积累，受到某些内外因素的刺激而突然浮现的一种瞬间思维，是客观审美对象的激发和审美对象主体的经验积储，这两者偶合的必然。因此，这种似乎神秘的创作现象，其实是“得之于顷刻”，却“积之于平日”的结果。陈晓义拍摄的《翱翔》（见图），是他在一次创作实习活动中，偶见女模特被海风吹起的黄衣，犹如日常所见的蝴蝶煽动的翅膀，遂即产生创作的意念，拍摄出这一黄色衣服与蓝色天空产生着对比美的佳



翱翔

陈晓义摄

作来。因此可以说没有平日的努力与积储，也就无法一旦的灵感触发。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不经“众里寻它千百度”之苦，那得“蓦然回首”之乐？天道酬勤，灵感、机遇是对勤奋者的一种奖赏。这就启示我们摄影工作者平日观察事物，看书、读报、交谈、听音乐、看展览、看电视、电影、欣赏书画和其他艺术品等活动中，多注意汲取毗邻艺术的精华，丰富和积储大脑艺术库中感性知识的储存量。这样在当那瞬间思维出现时，便能迅速抓住它，利用它，从而拍摄出好作品来。

请记住柴可夫斯基的这样一句话：“灵感是一位不愿去拜访懒汉的娇客。”